

庫文有萬

種百七集二第

編主五雲王

史命革大國法

(八)

著 楞 德 馬

譯 建 光 伍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史命革大國法

(八)

著 楊 德 馬

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
藏 书 章

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種百七集二第
史命革大冊八

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原著者

Louis Madelin

譯述者

伍光建

發行人

王雲五

印刷所

上海河南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群

萬有文庫

種目七集二第

王雲五
地圖叢書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四十六章 新四月 指揮府與亂黨（一七九七年五月至一七九

八年五月）

（一）共和六年新三月之選舉 拿破崙未登舟之前，就聽見雅科俾黨同指揮府競爭。這是新十月間事，到了新四月二十二日，又發生政變。

新十一月初七日，普魯士駐使寫道：「大局是解決了，因為指揮們決計趁雅科俾黨羽翼未成之先，就把他們打倒，不讓他們高飛。」

這是一個要着，因為新三月間的選舉，是很有重大關係的。新八月驅逐的議員們，還沒有補人，此次幾乎有半數的議員（七百五十人中有四百三十七人）是要重新選舉過的。各黨都很害怕，都想聯合起來，共同抵抗指揮府，即使選舉了許多亂黨，也在所不惜。

指揮府就用向來的手段，抵抗他們聯合。第一步指揮府先把他們的私人選定了，把單子交給部長們，隨即派人分赴各分道運動，都是帶了許多款項去的。隨後於新三月初一日，是舉行人民主

權慶祝日，大事鋪張。這是在新八月之後六個月，在新四月之前兩個月的事。這一天的慶賀，所有鋪排，都是不倫不類達到極點了。

指揮府是什麼手段都用到了，強逼，行賄，種種方法都用到了。還恐國人選舉得不好，不合他們的意思，於是定出一種辦法，說是被新選的議員，不歸他們自己核驗權證，改歸將退職及已退職的議員們核驗。這就是叫選舉失敗的議員，核驗得勝的議員權證。這種提議，自然爲仍在位的議員所喝采贊成，竟於新正月十二日通過頒行。

最後一步，是在新三個月十二日有一項報，登了一段半公半私的宣布，說是假使恐怖黨被舉作議員，是不能承認的；凡有分道，選舉這種議員的，是不算數。這種分道，只好無代表的了。有兩家反對黨的報，當時稱爲亂黨的機關報的，很攻擊這種辦法，於二十二日被政府封閉了。

這就是共和六年，即自由九年選舉的預備。

(二) 果然選舉亂黨 指揮府雖然用盡種種手段，然而各處還是選舉政府之所謂亂黨。有許多誠實君子，看見新八月政變很灰心，都是杜門不出的，不敢出來任事，故此激烈派很得

意。當初選的時候，幾乎到處都是恐怖派得勝利。於是他們遵照巴黎發來的號令，凡是居少數而維持政府的都立異，另成團體，居然舉居少數的人當議員，同居大多數的所舉的議員反抗。

新三月三十日揭曉，纔知道四百三十七額之中，有三百個議員是大多數選舉的，都是要反對指揮府的。這個數目加上原有而尚未退職的議員數目，又變成大多數，都是反對政府的。此時又適值指揮中有一個（即佛朗沙）要退位，立刻要新選一個指揮，所選的指揮，一定是一個亂黨的，一定是政府的仇敵，指揮們很害怕。

於是又要用手段。從此時計算，要等到新五月初一日兩院纔開會，當他們未開會之先，政府還有自由行動的時間。第一步他們叫佛朗沙提前一個月退位，就叫兩院現在的議員選舉一個新指揮（這是不合法律的辦法）。指揮中那一個西耶士，同事們討厭他好發議論，又因為他同雅科俾黨有關係，於是設法把他派到柏林，又設法使議員們選舉了一個特理哈得（Treihard）作指揮。他是一個市僧（是當時一位沙騰內夫人 Mme. de Chastenay 稱他作市僧的），他又是一個慢撒派（專制派也，譯者註。）律師。

於是又用手段，使反對派所選舉的議員發生阻礙，失敗的議員如累內（*Régnier*）等，天天晚上入指揮府，布置他所謂澄清議員的事。

炸裂的事，是新四月初八日在元老院發現的。累內（其後在帝制時代當司法總長）要求澄清被選的議員，他說新被選的是亂黨（他們用亂黨兩個字裁所選的議員）是宗社黨變相。十三日指揮府交到一件緊急公文，維持贊成累內的提議。新八月打擊宗社黨的辦法，是絕妙計策，惟是現在也要用新八月的手段打倒羅伯斯庇爾的餘黨，卻不能照前次對待巴倍夫黨的通融辦法，對待此時的宗社黨，絕不能稍示通融的了。巴刺斯自己說道：『把他們都殺了！』

（三）共和六年新四月之政變 新四月十四日，派大員查驗此屆選舉主席的提議，凡是選舉有危害指揮府的，都要作廢。有一個委員贊成這個提議，他的理由是：政府是竭力要國人選舉共和黨及守舊黨，（當時守舊兩個字算是極新鮮的名詞，可見此時人心之改變。）既經政府三令五申的諄諄告誡，而選民們還是選舉私黨，可見得選民們是目不能視，耳不能聽的了，這種無耳無目的選民的見解，是不能算數的。衆議院果然通過這種的怪議案，元老院又居然承認，於是以新四月

二十一日定爲法律。這是指揮府第二次大打擊。

於是取消七處分道的選舉，有二十二個新選舉的議員都作廢了，指揮府索性保留二十二個舊議員，不令七分道重新再舉。另外還有三十處的選舉，都不算數。政府說新被選的菲翁將軍（General Fion）是一個巴倍夫黨新選的林得特，是太過激烈，指揮說勒岐尼奧（Lequinio）議員，是恐怖黨。我們卻要詰問：巴刺斯是不是恐怖黨呢？他憑什麼就到了指揮府的呢？最後的手段是政府最注意的，是不取二十一分道大多數所選舉的議員，反取少數所選舉的議員。例如亞爾德世（Ardèche）分道選民團的數目共總是二百三十人，居少數的只有五十七人。這五十七人選舉的議員，是算數的，總結果是五十二個新議員都取消了，不算數，另外還有一百多人政府不承認，只承認少數所選的。

這原是一件最不公道的事，然而指揮府的地位，依然不穩固。當時還有許多雅科俾黨反對指揮府的，政府以爲把他們嚇倒了，不敢開口了，不料不久他們又捲了大多數附和他們。指揮府用這種陰謀行他們的變政手段，又不得不着所希望的效果。那時候母論那一黨，都曉得指揮府受盡了破

壞自由的種種惡名，卻得不着好效果。變政而不成功，是一件最遭劫的事。

(四) 雅科俾黨之忿怒 倘免取消的雅科俾黨，到了兩院的時候，是異常忿怒。讀者已經曉得他們進攻的方略，就是掃蕩一切腐敗，到底是非要把腐敗肚子黨打倒不可。人人都曉得麥林是養了許多外婦，巴刺斯是一團糟的腐敗，魯柏爾的左右都是光棍，特理哈德是個野獸，勒微利是個執迷不悟的宗教怪物。有二十張彈劾指揮的文，都是說這樣的話。至於部長藍美爾(Ramel)是新發財黨的代表，塔力藍是個壞極的人。當時所謂高等社會中人所聚集的地方，全是宣淫爲惡的窟穴，指揮府裏的反乎常性的種種不堪的行爲，傳染到那裏都是巴刺斯的多年積穢的馬棧，必要蕩滌一番。

反對黨攻擊政府的方略，是很妙的。法國雖然算不得一個崇尚清潔道德的國，但是一旦有許多人發起崇尚美德的舉動，是往往能得勝利的。這一個大題目，又可以容納許多反對政府的各黨派，從崇奉天主教的黨起，以至於恐怖黨，都可以組合勢力，用於明年的選舉。讀者快要曉得，將來就是這個辦法。

(五) 崇尚美德派 以道德爲名的黨派，此時卻還不敢公然同政府開戰。到了新七月，卻要動手了。於是派了一個委員會，查考國內喪失道德的情形。委員查訪後，作一個報告，措語是很空泛的，卻是很可怕。報告上說道：「政府機關，無一處不是腐敗的，無一處不是作喪德的事的……若是長此寬縱放任，不難把我們都放在垢穢堆裏，被國人指爲同謀與聞，受國人斥責。政府的人，無一個不是坐擁厚資的，試問他們是從何處得來的？用什麼方法得來的？他們的不道德行爲，不問可知。他們是國人所不齒，將從最高地位被國人推入深坑的。」

當宣讀這個報告的時候，在場的人，嘴裏說的大約都是巴刺斯，魯柏爾兩個名字。

巴刺斯並不表現什麼詫異，心裏大約說道：「我是一柄老雨傘，擋過多少大雨的了。」魯柏爾卻不然，聽了是很害怕，害怕到發病。巴刺斯嘗說過：「一個人的左右，雖然都是光棍，但是本人是乾淨的。」他這句話，也許是說得不錯。他自己要辭職，但是他的親戚朋友不肯失去這個靠山，不能升官發財，極力阻止他，不讓他辭職。

指揮府此時又自行決裂，更不能抵抗外間的反對。特理哈德以爲魯柏爾拖累同事，說道：「他

不是病，是生氣。」麥林是很預備驅逐巴刺斯及魯柏爾。巴刺斯因為想同反對黨講和，也很預備犧牲同事。反對黨得了指揮府內裏不和的消息，攻擊得更起勁。況且反對黨這個時候又有一個新出場的人物，鼓勵他們攻打政府。這個人是很危險很活動的，他的名字是琉森波那帕脫（Lucien-Bonaparte）（拿破崙之弟）。

（六）共和七年的選舉 共和七年的選舉期快到了。當時反對指揮府的情形，比共和六年厲害得多。

冬天是異常之冷。糧食是日見其貴，窮民們都餓病了。此時攻打政府，是正中他們的要害。沒得工作的工人們，無不痛罵政府的。此時左黨的反對派，逐漸無聲無響的同國內奉基督教的暗中團結起來。

此時的宗教的思想很興盛，政府只管懲罰教士，貶逐他們遠處充軍當苦工，或是槍斃他們，也不相干，壓不住國人的宗教思想。有一個人說道：「政府把教堂的大鐘的舌頭拔了去，還是要說話的。」政府雖然從教堂裏把宗教逐出了，宗教卻都躲在人心裏。共和六年新四月十四日，政府下令

把所有的祈禱堂都封閉了，巴黎全城只剩了八間教堂，給天主數人去祈禱。城裏的人，爭進這八間教堂，簡直是爭先恐後的進去，同發狂的一樣。

但是勒微利所發起的怪僻宗教，卻有十五處教堂，把這十五處教堂的名稱都改了，用他所定的新名稱，另外還定了每旬的教儀，強逼國人入新教堂行禮。民人討厭新教儀過於煩重，都不肯去，只好強逼官吏的妻子親族們，倘若不去，是要免職的。政府又勒令國人每逢旬日休息，以替代星期日，要衆人星期日仍舊照常作事。國人那裏肯依，於是星期日關店的要罰，鬧個不休。政府又定了許多煩苛的規則，例如星期五日禁止賣魚；出殯有十字架前行的，是不許走過；有好些學校還有掛十字架的，都拆下來。

天主教是預備受窘辱了，但是他們有一個報復的法子。

(七)聯合反對指揮府 他們是不能選舉同他們一鼻孔出氣的真誠君子，他們想道：「指揮府是苛虐到極點了！假使亂黨當權，也不能再比此時的指揮府這樣苛虐的了！我們既不能選舉真誠君子，索性選舉亂黨罷！」這一次是不比從前的選舉那樣好說話的了。這一次一定要把政府打

倒！」

於是無聲無響的彼此都會意，聯絡起來，要打倒這個指揮府。快到選舉期前數星期的警察報告，就報明民間有大舉動，此時兩極端的反對黨聯合起來。當時的報告說道：「在峯對美耳（Ven-démiaire）是右黨的人，選舉一個極端的亂黨；在另一處亂黨選舉一個極激烈的亂黨。」

結果不久就發現了；指揮們從前所免職的雅科俾黨官吏，都被選了。巴刺斯寫道：「這纔算是報新四月二十二日的仇。」因果分明，再沒得比這一次這樣顯露的。政府雖用了許多巧妙手段，結果不過是強逼各反對黨結合得更堅固。

(八)第二次之歐洲同盟 政府此時所處的境地，已是十分爲難的了，不料又發生一件事，更令其爲難，因爲破壞了和議，法國的國勢很不好。

拿破崙由巴黎走開的時候，巴刺斯喊道：「他居然走了！」歐洲各國，看見拿破崙走了，也同巴刺斯一樣，同說一種話。奧國一見拿破崙走開，就力勸俄帝保羅第一 (Paul I.) 入決鬪場。

侵犯法國的機會是很多，好像是有意從法國新征服的入手。如瑞士共和國，荷蘭共和國，山南

共和國，羅馬共和國受法國的箝制，是憤怒極了。那不勒斯求奧國幫助。奧國從前敷衍法國，在塞爾茲(Selz)會議，是七月初六日打散的。

願受中立的普魯士王威廉第二(Frederick William II)是死了，繼位的是威廉第三(Frederick William III)，是一個最痛恨革命的。他一登位，拉斯塔忒的諸邦會議就解散了。

這一次是一個大瓦解的局面，戰事立刻要發現，又與從前大不相同，奧、英、俄三國都加入了。法國的邊界，此時已經展拓了許多，比一七九二年為難得多了，況且政府無錢，國人同仇敵愾之氣又遠不如從前。

(九)拿破崙在埃及 從埃及來的消息，卻都是好消息。作者不能詳敍法國軍隊在埃及所立的戰功。總而言之，在法國歷史中，埃及之役，是一章最奇異的歷史。當日拿破崙如何對埃及的回教人，討論回教的可蘭經；拉薩爾的馬隊，如何令回教向來著名的馬隊佩服；繆拉如何善以少擊衆，直搗回教的中軍帳，生擒他們的大將，及種種奇異的事，作者卻不及詳敍了。

拿破崙是六月三十日登岸，連打兩三次勝仗，就直入埃及都城開羅(Cairo)，把當地的主人

翁閏走了，乘勝深入內地。英國的海軍雖然打了勝仗，八月初一日，納爾遜（Nelson）又在亞布吉爾（Aboukir）打敗法國艦隊。在拿破崙眼中，以爲不過叫他作孤注一擲，出奇制勝。於是平定了埃及都城反亂之後，征服上埃及（Upper Egypt），預備以一七九九年春間攻敘利亞（Syria），一連打了好幾個勝仗。拿破崙是夢想繞路從大馬色（Damascus）經土耳其都城，及奧國都城回巴黎。

（十）法軍在日耳曼及意大利之敗。但是法國軍隊在歐洲的，卻並不得手。朱伯爾是據了佩蒙，又有一位法國將官產匹溫內（Championnet）從羅馬反攻那不勒斯。這幾處雖然是得手，卻是靠不住的，支不住歐洲的大軍來攻。

一七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，歐洲聯攻法國的政策成立，所有法國的要塞，南從那不勒斯起，北至阿姆斯特丹（Amsterdam）止，沿邊所有的地方，處處都可以受敵。

政府派社累爾將軍（General Schérer）赴意大利，派布輪（Brune）及伯納伐特（Bernadotte）兩將軍赴荷蘭；中間只有如耳洞將軍的四萬人在日耳曼，馬塞那將軍（General Masséna）的三萬人在瑞士防守法國的舊邊界，同他們相隔很遠的。那不勒斯地方只有馬克多那爾將軍

(General Macdonald) 的三萬人。法國所有抵禦歐洲各國四面入犯的軍隊，共總只有十七萬人。二月二十八日，如耳洞渡來因河，不過幾點鐘之間，拉斯塔忒的大會就解散了（此時都除了假面具用不着戴了）。敵人做了一件最違背國際公法的事，縱容匈牙利的騎兵，毆辱法國三位大使，有兩個被他們殺死。這種野蠻舉動，就是預告將來的戰事，是非常之殘暴的了。

如耳洞並未深入日耳曼，被查理大公打退，守住斯特拉斯堡 (Strasburg)。征意大利的軍隊，就很有點戒心。其後十六年，法國的大軍，是第一次受鉅創。

(十一) 蘇瓦羅夫及哥薩克軍隊 統帶這種野蠻哥薩克軍隊的，是一個俄國將官，名蘇瓦羅夫，他自己就是個野蠻，又是個迷信宗教的，是個驍將，是個野獸，專好擄人，又好焚燬城邑，又專好殺敵，是個最可怕的仇敵，與一七九二年的仇敵大不相同。

假使奧國任從這個野蠻自由行動，只要一年之間，法國就被他蹂躪了，要等拿破崙回來，纔能制得住他。幸而奧國掣肘住他。歐洲的聯軍大多數都是奧國軍隊，俄國軍隊只有三萬人。奧國要操縱全局的軍事，初時是讓俄軍自由行動的，後來卻慢慢掣他的肘。然而法國的情形，是很危迫的；給